探秘大运河文化遗产系列报道

▲朗吟楼下牌坊 张洪沧 摄

▶图片展现场 魏志广 摄

“运河四季·夏意浓”图片展

用镜头定格运河风情

本报记者 杨金丽

8月28日，“运河四季”系列图片展之“夏意浓”图片展在运河岸边的博施文化广场开幕。本次图片展是“运河四季”系列图片展的第二场，在走过“春光好”的春季展后，夏季展通过多位摄影师和摄影爱好者的镜头，留住了夏日运河的生动画面。

运河沧州段至今还保留着古朴的原貌。这里四季皆美，各有风情。春天，夹岸桃花，灼灼其华；夏天，一河流碧，荫凉清幽；秋天，芦苇摇曳，诗意浪漫；冬天，皑皑白雪，宛若银龙。近年来，沧州市扎实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运河沧州段生态越来越好，景色越来越美，文旅融合、人鸟和谐的画面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人拿起相机、手机，加入到拍摄运河的行列中来。

也是博施文化广场，往前推一个季节。

4月26日，运河区在这里举办“运河四季”之“春光好”图片展，旨在发动更多的人拿起相机或手机，记录身边的美好，成为“运河美景”的发现者、记录者。那次展览共展出了10位摄影师及摄影爱好者在今年春季拍摄的运河照片。图片展也拉开了“运河四季”系列图片展的序幕。据介绍，自那次展览开始，运河区文旅局、运河区文联正式推出“运河四季”系列图片展，记录春夏秋冬不同季节里运河的自然及人文景观，在大运河畔展现运河四季。

“我们想让更多的人加入创作者的队伍，通过更多人的视角，为大运河留下丰富多彩的画面。”“运河四季”系列图片展策展人、运河区文旅局局长冉建良说。

这样的策展思路延续到“夏意浓”图片展。这次展览选取了8位摄影人今年夏天创作的摄影作品。8个人中，有拍摄运河长达30年的老摄影人，有家住运河边的摄影记者，也有热爱摄影、首次参展的“新兵”。

在展览现场，摄影师宗增顺正给大家讲解他航拍的运河新貌照片：“航拍要讲究前景。我把前景选在了南川街区，这样就能把沧州段最具特色的运河弯、南湖、清风楼、朗吟楼、南川楼等都拍进来。照片里这座高高的白楼，对我来说意义非凡。不会航拍前，每次我都要登上白楼，才能拍摄这一带的全景……”宗增顺详细的讲解，令观展者啧啧称赞。宗增顺家住运河边，30年来用镜头记录城市变迁。他说，2021年，沧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按下快进键，自己拍摄运河的脚步也加快了。对他来说，拍好沧州、拍好运河已成为自己的使命，也融入了自己的生活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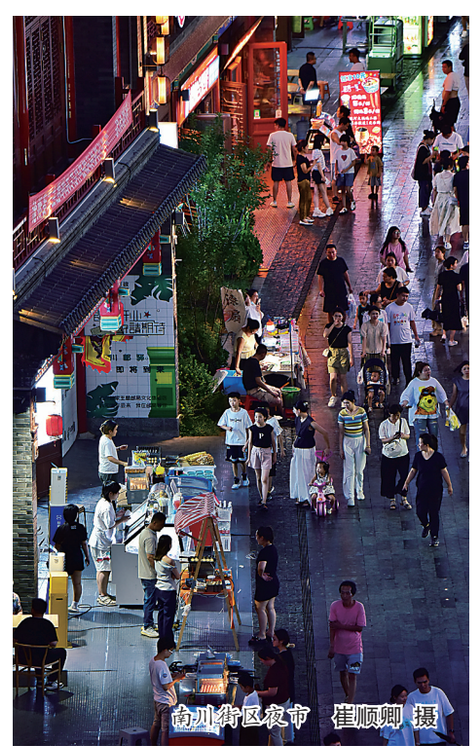
相比于宗增顺、崔顺卿、刘文杰等多年拿相机的摄影师，张洪沧可谓摄影新人。他是沧州体育运动学校的一名散打教练，每天清晨带学生晨练时，经常拿起手机拍上几张照片。“早晨光线好，目光所及都是美景，因此，我总会拍几张。日积月累，也拍了不少照片。但没想到这些照片还能参展。”张洪沧说。

看到张洪沧这些随手拍的照片时，冉建良兴奋地说：“这些照片太珍贵了！他拍下了沧州清晨时的模样！”张洪沧拍得最多的，是披着晨曦正在健身的人们：堤顶路上晨跑的少年、运河畔习武的老人孩子、街头广场上锻炼的人群……画面中洋溢着勃勃生机。

据主办方介绍，图片展聚焦的不仅是运河，还包括这片土地上随季节变换而生发的美好瞬间。无论是知名景点，还是无意中发现的小角落，都有可能成为图片展上的作品。

图片展上，我们看到了南川街区、百狮园、园博园、沧曲桥等运河新景的照片，也看到了人们徜徉其中游玩的身影和他们幸福的笑脸，还有岸边的花草树木、水中的荷花、水上的飞鸟……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为人们呈现出一幅生动的夏日运河图。

据悉，“夏日浓”图片展由运河区委宣传部、运河区文化和旅游局、运河区文联主办，运河区文化馆、运河区图书馆承办，将持续到9月中旬。未来，还将举办秋季、冬季图片展，欢迎摄影师及摄影爱好者投稿。



南川街区夜市 崔顺卿 摄

俯瞰运河 宗增顺 摄

运河新桥 崔顺卿 摄

纪录片《寻燕记》摄制组来沧寻访燕留城遗迹

河北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石磊（右）介绍燕文化相关情况 魏志广 摄

本报讯（记者杨金丽）8月21日，纪录片《寻燕记》摄制组来到沧州，寻访燕留城遗迹，为沧州燕留城文化研究打开了新视野。

据《寻燕记》编导杨小顺介绍，在拍摄过程中，他们发现《沧州日报》刊登了多期有关燕留城遗址之谜的报道，经多方联系，找到沧州日报记者，又通过记者联系到沧县燕留城文化爱好者刘之龙等。

这次拍摄，摄制组特意联系了河北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石磊。石磊正在保定市徐水区燕南长城遗址考古现场。沧州一行人首先来到徐水，向石磊请教燕文化相关方面的问题。石磊表示，燕国曾修筑两条长城，一是燕北长城，二是燕南长城。燕南长城不是燕国的国境线，而是防御线。它从古燕国西南开始修建，一直向东延伸，直至入海。现在，他们已经找到了燕南长城西南的起始点，但终点在哪里，考古界一直众说纷纭。石磊更倾向于燕南长城在沧州一带入海的观点。他说，公元前663年，齐桓公带兵救燕，打败了围攻燕国的山戎人。回程时，燕庄公送齐桓公进入齐国境内。齐桓公说：“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我不可以无理于燕。”于是，齐桓公分沟割燕庄公所至地给了燕国。后来，燕国在这里修建了燕留城。史书上有燕留城在沧州的记载。石磊说，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经济发达，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盐业兴旺，历史上有“渤海之煮”之称。燕留城的建立，客观上让燕国有了“渤海之煮”的渔盐之利。所以，他大胆推论，燕南长城很可能延伸到沧州一带入海，这样才能保护燕国的既得利益。

在得知沧州燕留城文化爱好者们猜想沧县杨官屯有可能是燕留城遗址后，石磊说，杨官屯是不是燕留城遗址，还有待进一步考古发现。但杨官屯确有一座古城，可能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中邑城。

随后，《寻燕记》摄制组来到沧州，采访燕留城文化爱好者，并来到沧县杨官屯一带，寻访民间传说的盟台遗址、燕留城遗址等。

据悉，《寻燕记》共分5集，记录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发展历程和重大历史事件，探寻燕文化的根系和流脉。《寻燕记》摄制组拍摄的《造物者》《中山国》等多部纪录片，曾在央视播出。

和沧州盐运有关的那些河流

寇金星

历史上，沧州境内河流纵横，频繁变迁。大禹治水“禹播九河”大部分河流都在沧州境内。众多的自然河流及人工开凿的运河为沧州的水运尤其盐运提供了便利条件。盐运有陆运、水运两种方式。在古代，陆运只能用车拉或驴驮，运量少，受路况、天气影响大，效率极低；而水运一艘船的运量少则几吨，多则百吨，运量大，效率高，且成本低。

那么，除京杭大运河外，历史上用于水运及盐运的河流有哪些呢？沧州是如何实现“河海相济”的呢？让我们先看运河与渤海之间的水运河流：

鬲津河。鬲津河为“禹播九河”的九河之一，即现今的河北、山东界河漳卫新河。鬲津河也称老黄河，乃大禹在废弃的黄河故道上开挖而成，几千年来一直没有大的变动。明朝永乐十年（1412年），尚书宋礼在南运河东岸四女寺村开凿6公里长的四女寺减河引运河入鬲津河。1955年，政府对四女寺减河和鬲津河按55立方米每秒进行疏浚，统一改称四女寺减河。1972年按照3500立方米每秒扩大治理，成为漳卫南运河系洪水主要入海通道，并更名为漳卫新河。

鬲津河一直是一条内地通海的水运通道，当年徐福东渡即自无棣沟转鬲津河入大口河出海。刘洪忠《鬲文化与德州》一文记载：到了秦代，鬲津河成为重要的交通航道。自此鬲津河沿岸的齐国故地饶安（今盐山县千童镇）成为繁华的商贸重镇及货物中转的码头。鬲津河下游的庆云同样也是这条航道上的重要城镇，在今山东省庆云县严务乡鬲津河畔曾经出土过古代冶炼遗址，据考证，过去严务曾经是修船的船坞。从现在庆云县崔口镇的地貌依旧可以看出当年这里的水运之发达，因为崔口是一个四面环水的高地，便于商船贸易往来。

鬲津河河道很稳定，两岸又是盛产长芦盐的煮（晒）盐之地（今黄骅、海兴、盐山，山东无棣一带），因此鬲津河一直是海盐运输的重要水路通道。

无棣水。现今盐山、海兴境内有无棣沟，就是原无棣水的一段河道。无棣水是大禹治水播九河时开挖的一条引河，位于鬲津河之北，虽不在九河之列，但历史悠久。据《中国历史地图集》载，西周时期在今南皮、孟村、盐山境内，有一条古河道称为无棣水（取河道两岸开满妩媚的棣棠花之意，原为妩棣，后演化为无棣）。无棣水后经淤废和疏浚，唐开元十六年（728年），再次开挖无棣河。当时，唐朝为了扩大水运交通网，还在永济渠（今南运河）两侧，新凿了一些支渠。它们或者通向平原中部的产粮区，或连接东部的产盐基地，把那里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长安和内地。

柳河。康熙《盐山志》记载柳河为长芦盐运之北道。柳河，屡屡见诸古今史料，但《沧州地区水利志》无记载。据金紫衡《沧州盐运初考》记载：“汉唐以来，自沿海地区看，柳河实为北路之要津。按自今范家堡溯航，南经老盘庄，西过海丰（镇），西南经羊二庄，西经章武故城，盐山旧治北，西向捷地、长芦达沧瀛大道。”其部分路线与今天的六十六排干基本重合，与《沧州地区水利志》记载东汉时期浮水走向基本一致。今六十六排干南有黄骅市大堤柳庄、小堤柳庄，即因地处柳河岸边而得名。

康熙《盐山志》记载：汉高帝时就有柳河，柳河北岸有柳丘，柳丘上有柳亭。柳丘“土山耸翠，柳荫蔽天，左襟大海，俯瞰大河，棹歌帆影，荡胸娱目，亦胜概也。”可见当时柳河很宽阔，“棹歌帆影”说明船只来往运输十分繁忙。

浮水。浮水，又名浮阳水、浮阳河、浮河。浮水最先见于《史记》一书。据《史记》载，“赵之南界，有浮水焉。浮水在南，而此有浮阳（今沧县东关）之称者。”这说明，战国时期，今沧县东关一带就有浮水。

历史上，浮水河道南北摆动不定。民国《盐山新志》记载：“柳河者，汉晋以前清河（南运河前身）之支流，亦即浮水下游，元代以前漕运鱼盐之通渠也，西通长芦衡水。”比较史料对柳河和浮水的描述，笔者认为，两条河道在历史上某一时期其实是一条河道，只是名称不同。或某段时间两条河道是交汇在一起的，都是当时的水运通道，且为漕运鱼盐的水路通道。

宣惠河、石碑河（宣惠河北支）。今天的宣惠河流经吴桥、东光、南皮、盐山、孟村、海兴6县，是上述地区本地沥水宣泄入海的主要河道。宣惠河前身为黄河故道，史书称其为大河故渎或王莽河。清乾隆五年（1740年），孙嘉淦奏开此河，借以宣泄上游积水，利国惠民，得名宣惠河。上游经吴桥、东光，南皮，借石碑河（现今的老石碑河）汇入捷地减河入海，形成宣惠河北支。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因石碑河水多，难以承泄宣惠河水，总制方观承议开南支，即现今的路线。南支新开，水流通畅，北支逐渐淤塞。宣惠河是沧县人民出行的一条主要水路通道，当年不通舟皆因淤塞所致，为解决水事纠纷，疏浚以后依旧可通航。石碑河是浮河以北的一条排水河道，也是一条人工运河。

捷地减河、兴济减河、马厂减河。三条减河其主要作用是为南运河分洪，明清两朝开挖，同时也作为人工运河通航。郑树彬《黄骅史稿》记载：“捷地减河为省级行洪河道，又名南减河或砖河，下游称浮河”，就是说捷地减河下游就是原浮河、柳河河道，自然有通航功能。《沧州地区水利志》记载：“马厂减河又叫靳官屯减河，建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当时开挖此河目的有二：一是分泄南运河洪水，二是给马厂、小站、新城、大沽各驻兵地开一水道。”

上边讲的是运河以东通往渤海的一些水路通航河流，而运西和水运、盐运有关的通航河流还有滹沱河、漳河、唐河、长丰渠、通利渠、镜河等。历史上通往运河的通航河流还有很多，它们为沧州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清乾隆十六年，随着沧州境内航运河道的淤塞，盐运不畅，盐政中心开始移至水运更发达的天津，沧州盐业自此逐渐衰落，可见当年水路运输是多么的重要。

钩沉